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杨耕 主编

E

The Way of Explorers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Young Marx and Engels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

孙伯鍨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当代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孙耕 主编

The Way of Explorers
A Study of the Philosophical Thought of
Young Marx and Engels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
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

孙伯鍨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孙伯鍨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3-20982-8

I. ①探… II. ①孙… III. ①马克思, K. (1818—1883) -
哲学思想-研究 ②恩格斯, F. (1820—1895) -哲学思想-研究
IV. ①A811. 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72967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TANSUOZHE DAOLU DE TANSUO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鸿博昊天科技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 mm×1092 mm 1/16
印 张：33.75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89.00 元

策划编辑：饶 涛 责任编辑：赵雯婧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总 序

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逝世之后，对他的观点、思想和学说进行持续性研究在人类思想史上不乏先例。但是，像马克思这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如此广泛、深入而持久的研究却是罕见的。20世纪的历史运动以及当代哲学的发展困境，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精神、内在价值和当代意义透显出来了。每当出现重大历史事件，每当历史处于转折关头，人们都不由自主地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新的研究。可以说，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息的马克思，比在伦敦大英博物馆里埋头著述的马克思更加吸引世界的目光。

我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在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趋于“冷寂”乃至衰落。这是一种只见现象、不看本质的观点。在我看来，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冷寂”不是意

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衰落，而是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成熟。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中产生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和阐述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产生的。在当代中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马克思正在向我们走来，离我们不是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了。正因为如此，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围愈来愈广，层次愈来愈深，其探讨的问题之宏广邃微，概念范畴之洗练繁多，理论内容之博大精深，思潮迭起之波澜壮阔，实为任何一种哲学研究无法比拟，呈现出璀璨的理论星空，让人驻足，引人思考。正因为如此，我们向读者呈上这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包括：陈先达教授的《走向历史的深处：马克思历史观研究》，孙伯鍨教授的《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青年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研究》，高清海教授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论马克思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教授的《现代唯物主义导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论研究》，陈志良教授的《思维的建构和反思：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孙正聿教授的《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俞吾金教授的《从康德到马克思：千年之交的哲学沉思》，王东教授的《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哲学笔记〉中的列宁构想》，欧阳康教授的《社会认识论导论：探索人类社会的自我认识之谜》，王南湜教授的《人类活动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丰子义教授的《现代化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现代社会发展理念研究》，张一兵教授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似自然性、物役性批判理论研究》，任平教授的《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历史视域与当代意义》，张曙光教授的《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马克思的思想历程追踪》，杨耕教授的《重建中的反思：

重新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吴晓明教授的《形而上学的没落：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当代解读》，韩庆祥教授的《现实逻辑中的人：马克思的人学理论研究》，汪信砚教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传统与创新》。作者们的这些代表作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同的理论内容，体现出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独特而深刻的体认，展示出一幅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总体画面。你可以不欣赏这幅画面，但它的斑斓五彩不能不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燃起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激情。

这些著作又是作者们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成果。从根本上说，理论上的任何一种重新解读、重新研究乃至重新建构都是由现实的实践所激发的。正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促使我们重新解读、重新理解乃至重新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我们真正理解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真正理解了历史规律的决定性与人的活动的选择性的关系，真正理解了市场经济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真正理解了人与人的关系何以转换为物与物的关系，真正理解了“重建个人所有制”和“确立有个性的个人”的含义，真正理解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具有“令人震撼的空间感”，仍然以强劲的姿态参与并推进着人类历史进程。在编辑《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丛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死而不亡”。马克思“死而不亡”，马克思主义哲学仍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和良心。

杨 耕
2016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黑格尔哲学的解体和青年黑格尔运动	/ 16
一、19世纪初期的德国社会	/ 16
二、黑格尔哲学的解体	/ 24
三、青年黑格尔运动	/ 31
四、马克思恩格斯的最初活动及其与青年黑格尔学派的关系	/ 57

第二章 青年黑格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 66

一、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哲学思想	/ 66
二、《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发展	/ 96
三、青年黑格尔时期恩格斯的哲学思想	/ 119

第三章 完成向唯物主义的转变 / 135

一、《克罗茨纳赫笔记》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 135
二、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	/ 149

第四章 异化劳动理论和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改造 / 174

一、异化劳动理论的提出及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意义	/ 174
二、对共产主义的论证及其方法论特点	/ 193

三、第一次系统地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 / 205

第五章 历史唯物主义诞生的前夜 / 220

- 一、批判黑格尔的思辨方法及其唯心主义历史观 / 221
- 二、鲍威尔的自我意识哲学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式的完成 / 233
- 三、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 / 242
- 四、《神圣家族》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 249
- 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 / 263

第六章 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 / 274

- 一、和德国哲学的最后决裂 / 275
- 二、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 / 301
- 三、完成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 / 318
- 四、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 / 326
- 五、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 / 348

第七章 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进一步阐发 / 355

- 一、蒲鲁东的经济哲学观点和马克思对它的评价 / 356
- 二、初次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政治经济学 / 378
- 三、进一步唯物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 / 395

第八章 无产阶级新世界观的宣告 / 415

- 一、《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是历史唯物主义 / 415
-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变革的意义 / 431

附录一 马克思的实践概念 / 440

附录二 马克思的异化概念 / 463

附录三 马克思主义与哲学人道主义 / 477

索 引 / 515

参考文献 / 524

后 记 / 526

绪 论

在今天，马克思的学说已被举世公认为在人类生活中具有最深刻影响的思想体系。对于这点，只要稍稍引述一下那些对马克思主义谈不上丝毫好感但却不能不正视现实的西方学者的言论，就可以得到有力的证明。例如，联邦德国哲学家 A. 施密特宣称：“没有马克思对世界的影响，那么既不可能有世界东方的自我意识，也不可能有世界西方的自我意识。”伊塞安·伯林^①认为：“19 世纪的任何一个思想家也没有像马克思那样对人类产生那么强有力的影响。”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法国时事评论家 R. 阿隆也不得

^① 西方著名的马克思传记作家，著有《卡尔·马克思》等书，其观点在西方很有影响。

不承认：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时代的意识形态冲突中，作用如此之大，“甚至从来也没有读过《资本论》的那些所谓盎格鲁—撒克逊各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几乎也自动地接受了这些论断”。^① 事实表明，马克思主义不仅早已成为全世界进步人类的思想旗帜，而且正在引起当今世界潮流中各种持不同态度的人们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学”是个大热门。尽管出自不同的动机，但马克思的学说正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研究、探讨、评价和争论，这是一个明显的事 实，说明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被“遗忘”，而且继续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它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值得注意的是，最近几十年来，人们对于马克思学说的评价和争论，主要已不是围绕它的这个或那个组成部分，更不是它的个别原理和结论，而是它的总体，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完整世界观和知识体系的全面评价。与此相联系，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思想的兴趣大都集中在他的早期著作方面。道理很明显，他们是想直接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即从整个马克思学说的起源和“出生地”，发现某种能够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立场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新论据。这样做，当然是有很多方便的。因为马克思并不是天生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从资产阶级社会有教养的人们中间，经过艰苦的探索，自觉地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先进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早期著作集中地反映了他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转变的曲折过程。在

^① 转引自[苏]B. H. 别索诺夫：《在“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反马克思主义》，4—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这些著作中，旧信念和新思想，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经历了一系列错综交织和矛盾转化的辩证发展过程，如果不是客观地、科学地、历史主义地深入分析和考察这些著作，那么很显然，抱着不同立场和世界观的人们都会轻而易举地从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论据，以便按照自己的观点来解释和评价马克思的学说。

不少西方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得出了存在着两个马克思的结论：一个是“青年马克思”，一个是“老年马克思”。前者代表着“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者代表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毋庸讳言，绝大多数西方学者都是赞同前一个马克思而否定后一个马克思的。例如，法兰克福学派的著名代表、美籍德国哲学家弗洛姆就坦率地承认：“如果真的有一个坚持人道主义理论的青年马克思和另一个抛弃这一理论的老年马克思的话，那么，人们宁愿要青年马克思，而不要老年马克思，宁愿希望把社会主义同前者联系起来，而不愿跟后者联系起来。”在大多数西方学者看来，只有“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是马克思的不朽的、有着宝贵价值的重大创造，而他的那个据说“对个人不加考虑的成熟思想体系”恰恰是一种“倒退”。在西方学者中对“青年马克思”的赞美差不多是普遍的。甚至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也对所谓“新发现的马克思”表示强烈的好感。他把这个新发现的“青年马克思”喻为马克思的“第二次降世”。他说：“马克思在第二次降世的时候，不是以《资本论》的作者、风尘仆仆的经济学家的姿态出现，也不是以革命的无裤党、具有鼓舞力量的《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出现的。他穿着哲学家和道德家的外衣走出来，宣告关于超越阶级、政党或派别

的狭隘界限的人类自由的消息。”^①

不少西方学者认为，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归根到底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观，也就是说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和老年马克思的思想是以不同的世界观原则为出发点的。例如，比利时社会民主党理论家德曼(他是最早提出两个马克思的对立的西方学者之一)，在《新发现的马克思》一文中写道：“这个马克思是现实主义者，而不是唯物主义者。他脱离了哲学唯心主义，但这没有使他把物质的最高现实性与虚构的思想的最高现实性对立起来。不如说，他使这两个现实性服从于一个包罗万象的、既消极又积极、既不自觉又自觉的总体的生活现实。他既把物质原则，又把精神原则看作是统一的总体的生活过程的现象。”^②

综上所述，许多西方学者通过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研究大都想达到一个总的目的，即塑造一个不同于老年马克思的青年马克思，用他来代替和否定作为辩证唯物主义者、经济学家和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回到青年马克思”。

当然，在西方学者中也有一些人是反对把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对立起来的。这一部分研究者认为，无论是青年马克思还是老年马克思，都是从彻底的人道主义观念出发的，人道主义是把“两个”马克思统一起来并贯穿其整个思想进程的指导线索。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马尔库塞和弗洛姆都持这种观点。例如弗洛姆认为，马克思后期著作中所

^① 转引自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5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② 转引自[苏]尼·拉宾：《马克思的青年时代》，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

运用的概念“是青年马克思所写的《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的继续”，“在《手稿》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思想”，“在撰写《资本论》的(老年)马克思的思想中又继续占有中心地位”。^①

可见，无论是坚持两个马克思的对立也好，还是主张二者的统一也好，今天西方的大多数学者在研究和探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过程中，除了“人道主义”之外，其实并不打算了解和懂得更多的东西。我们并不否认他们在这类研究中也曾做出过某些成绩，但由于受到立场和世界观的巨大局限，他们毕竟不能客观地、科学地对待他们所研究的课题，不能正确揭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如何从它的理论前提中逐渐脱胎和诞生出来的具体历史进程。

马克思主义者理所当然地重视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历史的研究，重视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早期著作的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早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就由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卓有成效地展开了。最值得提出的是弗·梅林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他们两人在马克思主义学说起源的研究方面，各自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和《马克思传》中，曾着重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中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萌芽和发展。他的许多精辟的分析和恰当的见解至今仍然有着很大的学术价值。普列汉诺夫不仅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方面写下了许多著作，而且广泛地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和它的理论前提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不过，他们两人都没有留下关于马克

^① 转引自复旦大学哲学系现代西方哲学研究室编译：《西方学者论〈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4—5 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思、恩格斯早期思想的专门著作，并且限于当时的条件，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著作他们甚至没有读过。在所有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中，最重视马克思主义起源和形成问题研究的是列宁。正是列宁，制定了一整套研究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的科学的原则和方法。他关于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所经历的主要阶段的科学论断，越来越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尽管马克思的有些重要著作列宁同样没有读到过。由于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方法论意义和科学指导作用具有特别深刻的理解，因而他在研究每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时，总要专门考察这一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最初是怎么提出来的，它经历了哪些发展和变化。对于列宁来说，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哲学观点的形成和发展，是完整准确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个必要前提。

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著作具体地、生动地再现了两位伟大思想家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最深刻的革命变革的全过程。这里是他们全部学说的起源和“发祥地”。不研究这些著作，不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是怎样从它的德国理论前提中逐渐脱胎出来的，就不能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而不了解其来龙去脉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僵化的、不完整的、不全面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著作，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它的研究、整理、考察、分析，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探索新的思想道路、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中，究竟批判了什么，继承了什么，抛弃了什么，创造了什么，从而准确地判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旧哲学的区别与联系，划清它们之间的质的界限。这样就有助于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点，沿着它固有的方向推动其向前发展。

目前，我国进入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全面实现现代化的新时期。为了完成这一伟大的战略任务，需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把这种学习和解决新时期的新任务密切结合起来。事实表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较之过去解决革命的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要复杂得多。它需要人们系统、完整、准确地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把握它的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方法，以及最深刻、最全面的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在这一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沉痛的教训，这就是一度在“左”的思想的指导下，“极片面地、畸形地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死背了一些‘口号’和某些策略问题的答案，并不了解这些答案中的马克思主义的准则”。^① 这里自然也包含了一种理论上的浅薄和幼稚病。为了使我们能够在思想理论上更快地成熟起来，防止重犯过去的错误，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思想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

*

*

马克思主义哲学既不是单纯的信念，也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法，也像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一样，并不是一套一成不变、尽善尽美的原理和公式。毫无疑问，唯物辩证法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但就连这个“灵魂”也是在研究新的历史条件和重大科学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发展、日趋完善的。对于全部马克思主义来说，最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现实问题的正确的出发点和最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因此，最核心的问题是“方法”。恩格斯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

^① 《列宁全集》第 17 卷，25 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